

天真閣集

天真閣集卷四十六

文八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記

捐賑記

嘉慶十九年夏亢旱吾邑西北高塍禾不得插秋蟲生東南之穀敗歲大寢於是劉侯復三王侯晉川屏騶從踵門謀所以賑民飢者則應之曰惠災恤貧鄉黨之責也微侯命敢不眴勉從事乃擇公所設簿籍登樂輸之數兩侯主之吾黨之好事者號呼於四鄉遠近聞侯之賢若是鄉黨之急人之急若是咸慕義屬集廩無所出以錢折輸自百石以迄一二石視其力爲差不兩月所輸錢值米七千石有奇乃稽戶口核其冒濫者補其隱漏者分設八厰察飢民之遠近而居其中辰給午散勾稽維謹

自十二月始訖於明年正月民無逃亡道殣以免中間王侯受代去黃侯兩峯實終其事至是劉侯乃慨然曰裒多益寡起溝瘠而肉之諸君之力也願爲文以詔來者予應之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願無伐善無施勞奚以文爲劉侯曰雖然不可以不記也夫人輸而我領之人惡知我之何所施也我施而人受之人惡知施之何自來也昔子貢贖人而還其金孔子以爲自今無復贖人者一人之所爲猶取其可以教導風俗而不務高行况施出於衆而可無以徵信乎哉不獲已勉承侯命記之凡入所輸錢若干賑戶口若干胥役飯食銀若干舟車奔走之費若干條繫於石司事者某某例得附書俾後之遇災者知所備而慕義者觀感而起焉若夫徵信於人在平日之信乎人者何如而不在區區文字間也嘉慶二十年三月孫原湘記

橫塘鎮賑飢平糶記

道光三年邑淫潦四境淹沒東鄉樹木棉稍高阜宜無災秋霖
不已災均於是當事率紳士籲於衆爲裒多益寡之舉橫塘鎮
好義者三君請自賑其一鄉地不穀產則賑以泉而各出其廩
積減價以糶已復買諸楓橋之市貴入而賤出源源以濟如是
數往返則麥熟矣當此時流亡滿邑道殣相望而橫塘一區獨
全被義者相率請記其事夫吾邑所資者白茆之利旱則漑澇
則洩縣名常熟以此舊志稱白茆深三十六丈廣倍之今則僅
如綫且自張市至橫塘不復通矣吾恐又數年潮益橫并如綫
者田焉吾鄉之民將日在旱澇中也三君居是鄉而能拯其一
鄉之災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當思所以與其利而備其災宜何
如振奮耶三君者唐虞世瞿玉璋錢邦基始終經理其事者張

鏞徐尙德事聞得 旨議敘有差勒諸石以告來者

昭文縣重濬城河記

吾邑五城皆河西北環山而城自昔山水由焦尾溪下橫港七
派東注運河吳郡志所云琴川是也而運河實爲之幹故溢有
洩警有備外則城濠已雍正初析縣爲二西南北隸常熟東隸
昭文運河則分隸兩邑自顯星橋至山塘涇合流出翼京門隸
常熟自顯星橋至醋庫橋爲合界自醋庫橋至通江橋北木橋
隸昭文自木橋至鎮海門又迤北矣亦爲合界顧在闐闐中濁
流僅通稍熯卽膠淺舊志河濶二丈五尺今不及二丈耳乾隆
戊辰前令張君曾事濬治今又七十餘年其不湮塞者僅矣邑
侯劉君治縣之三載政通人和時維暮春農務多暇乃捐貲以
爲民興利畚鍤旣舉近河居者相率輸助淤者疏之淺者浚之

不兩月頓復舊觀自鎮海門賓湯門以達迎春門舟楫暢通當此時天久亢旱而人需河潤父老感侯之惠請紀其事夫吾邑城河本四達而不悖今山塘涇西涇旣塞琴河存者惟學士橋倉浜橋兩絃餘不可盡復矣所賴運河以及支河若以時疏導則無轉運不通之處而備鬱攸之警蓋邑東濱於海潮汐由東北穿城而出清流不敵濁泥之滓故不以時浚則日淤加以民居之侵占灰瓦之傾擲更十年悉爲陸地矣事莫患乎因循畏難之見橫固於中委地利之順徇人情之便輒謂已廢者不可復夫豈朝廷所以設司牧之意哉觀侯之驟興徒役舉欣然荷鍤而來於以知吾民之易使也然自戊辰至今更令多矣僅有一張侯而張侯之業廢敗又已數十年無有議及者然則侯之功豈不偉歟侯爲金門少宰之子年方富而寄任日隆惠利

之政當更有卓犖大者然卽此一事能復前人廢墜之績於數十年之後又事集而功迅若此則繼侯而永保此利者其能無望於後之人也所浚河一千一百六丈八尺爲工七千一百六十用錢一千八百六十餘兩一時奉公助役者悉載於石以告來者

常熟縣李侯疏濬城河記

吾邑環山以爲城穿城爲河以洩山水自福山塘入鎮海門南達顯星橋爲運河自山前塘入阜成門東注折而南爲山塘涇此城之幹河也自范公橋南注城濠爲西涇自望仙橋折而北又折而西又北沿虞山之址爲小洋子涇此山塘涇之支也運河則以琴河爲支諸河分貫邑中溢有洩警有備古人位置經絡之宜不誠深且遠哉雍正間析縣爲二運河及琴河分隸兩

邑涇則專隸常熟顧水行闢闢間大半爲民厯優占或覆屋其上或塞而成陸邑脈梗塹燠潦無備居民側足於水火之中乾隆初昭文張侯約常熟分濬運河張侯之用力也勤去年劉侯復濬之故事集而功迅涇之塞殆數百年矣攷舊志宋政和閒李侯濬山塘涇嘉定閒葉侯濬小洋子涇自後無聞焉蓋欲興復舊蹟民不謂便故旋議而旋抑今夏邑李侯下車之三載政通人和不以事之難奮然思復其故乃與民約涇之上家自挑濬貧者鄰近協濟之不足則官爲之資堙者闢之屋者撤之功始於道光二年仲春之月迄五月而諸涇悉復舊觀運河之隸常熟者及縣橋下琴河之第三絃無不通焉功旣訖邑人咸樂觀厥成相率請紀於石慨夫因循積習之弊委利而忘害守土者率狃于目前之見熟視夫民之疾苦顛連而不一措意漫謂

復古則戾於今民且大困予向固疑其說觀侯以數月之功復數百年之廢迹而民力之可用若是其易然自宋迄今歷賢令多矣曾無有議及者豈皆畏難而憚事與抑旋濬而旋毀其功與事之廢興天爲之耶人爲之耶可以思矣或者謂琴河尙堙其四焦尾溪未通慧日寺以西洋子涇支流猶塞似復古有未盡吾則以爲此誠善於復古者也良醫之治病也必審夫先後緩急有治於此而漸達於彼者受治之始不知也久之而後知醫之良也今自西南以迄東北脈絡旣通矣其未通者緩以俟之可也吾所望夫已濬者之永保其利焉而無亟亟焉求多於未濬者也道光二年五月日孫原湘記

唐左執金吾上將軍嶺南道節度使始遷新安祖萬登

公畫像記

公爲新安孫氏始祖歷今三十餘世世食公舊德顧歲時祭
享末由瞻仰儀型如在之誠于何以致先大夫訥夫公于乾隆
丁亥歸謁黃坑宗祠得展公像係景定元年吳興胡廷暉重畫
上有浦城章得象題贊按景定係唐度宗年號而郇國在仁宗
時已歿當是重畫後補書前贊非章筆也絹紙逼真南宋時物
惜年遠神脫奉歸命金壇周匡來重臨而以舊像敬謹藏弃按
家乘公于唐咸通十四年自青州來南建審坑天王堂故有碑
今斷闕矣碑首存八十三字曰雄姿嶷然曰分營捍禦曰排難
卻患謂公也今瞻遺像與碑語所稱昭合吾子孫其世世寶藏
于春秋祀事展拜英表共知水原木本之意且以誌訥夫公之
不忘祖德也

宋滕章敏公祠堂碑記

滕氏自宋龍圖閣學士章敏公以諫議政績著天下嗣後代有
名人靖康時則有忠節之艱貞紹興時則有忠惠之義勇子姓
繁衍其自越遷吳者或居無錫或居蘇州而章敏專祠實在
門內宮巷勝國時所建也先是洪武中有忠愍公諱某者奏請
而未行至崇禎時始度地創置以忠節忠惠配而忠愍亦得附
焉 國朝乾隆初曾給帑重修歷今八十餘祀矣雖烝嘗罔闕
而荒圯摧剝幾不足蔽風日裔孫某慨然興修葺之志謀諸宗
人某某僉曰此而弗事事其何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各出
白金如干以襄木石以庀徒衆而以族人某董其役隘則廓之
傾則易之凡幾閱月而工訖於是崇閼修拱丹堊壯麗煥乎其
改觀矣某某等將於某月之吉陳牲薦醴肅將祀事而屬昭文
孫原湘撰辭以爲醴牲之碑謹按公之建樹其載諸史乘者旣

炳如日星矣獨念公以公忠密勿之志值神宗虛衷納聽之時
言朝政言邊事言朋黨之禍侃侃鑿鑿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矣獨言及新法之害遂遭忌者之擠黜爲池州再貶筠州前
此言地震致災亦嘗中執政之忌矣而秦州之命神宗特畱不
遣何至是而樂羊之謗甫入卽墨之代旋至十年流落終已不
召也嘗謂進言之道釋疑易祛蔽難祛蔽猶易沮欲更難神宗
以中主以下之資挾秦皇漢武之志日思克復燕雲恢宏前烈
所躊躇者兵饟之不足耳安石一出而富國強兵之計決矣新
法之行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夫秦孝變法而甘龍杜摯之言廢
漢武興利而顏異誅自古未有言利之朝人主可以一言悟者
然明知言之且重得罪而不忍苟默以自全者人臣之道然也
不言而得罪於天下孰與得罪一身哉厥後元豐五年公已自

池州改安州矣猶言採買紅花浮數乞寢其事則公之敢言雖至廢棄而不悔者千載下登其祠猶想見其人公諱元發初名甫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忠節諱茂實忠惠諱某修祠之歲則道光七年也

前明副都御史吳文恪公祠堂記

前明副都御史吳文恪公祠舊在縣治東北傾廢已久十一世孫東潮別構屋若干楹鬻之椽之新其塗聖奉公木主祀焉祠成謁余爲記按公諱訥號思菴爲永樂宣德間名臣事載國史後祀于鄉賢又祀于言子祠其流風餘韻鄉之人猶相與尸而祝之况爲之子若孫者耶是舉也有數善焉自宗法不明子孫數世以下有老死不相識者而吳氏在邑之東鄉世世聚族而居號稱吳市歷三四百年如一日是公能以宗法教其子孫

而子孫奉公之教者春秋族食茲祠別長幼親疏孝弟齒讓敦睦之風庶幾復見也吳氏自公之孫厚伯舉進士爲御史嗣後久未有顯者然世之薦紳家率鮮及百年方其強盛烜赫震耀里閭一旦凌厄衰微子孫有不可問者而吳氏自前朝以來愿者農秀者儒又三四百年如一日是公之世德有以及其後人而後之邀惠于公者方且綿延勿替皆將履公之祠而慨然以思焉公生平非聖之書不讀文非有關世教不爲所著小學集解當湖陸先生跋其後稱有明一代常熟人物公爲第一先儒云爲常人之子孫易爲賢人之子孫難令公之子孫時時念賢人之後思有以砥行立名信于鄉黨則茲祠之爲益多矣夫禮以祀其遠祖爲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未明也禮有道有德于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所

謂鄉先生而有道德者公非其人與然則公之祠又豈特其子若孫所當保護而經久之也哉祠成于嘉慶元年九月經其事者東潮襲之者上林璋例得備書

山西道監察御史張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墓在縣西南嚴塘莊墓之側翼如輦如者其祠堂也張氏別有宗祠在城東北老屋之右自侍御祖天扶公以下凡仕者皆得祔此則爲公專祠屋凡四層堂寢門廡如干楹子大鑑請予作記予惟古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起自眚庶致身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王者教民報本追遠之意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自天子達于庶人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公起家進士歷刑曹擢官臬諫值純皇帝政化嚴肅朝野清晏公從容乘驄馬風示繁采不汲汲

有所彈奏有亦人無知者方疑公將大用聞父疾移歸遂不起人咸惜之後後二十年予官京師京師人以予公同鄉問張侍御後宜有昌者卽公可知矣古者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近世之有鄉賢祠也然非子孫大有力足以致輿援雖文章直節傾動朝野如吾邑陳司業祖范王侍御峻猶不得人也蓋身後之榮名亦係乎幸不幸雖有賢子孫無如之何而一家之祠以享以祀隨其力之所可爲不禁人之自爲之也公名敦均字二聞乾隆庚辰科進士祠成于嘉慶某年月日不辭而爲之記非獨塞大鑑之請亦願邦之人知所觀感焉

華秋槎司馬建祠西湖記

杭西湖有白蘇二公祠創自阮芸臺中丞而經營締造之者金匱華秋槎司馬也湖自乾隆四十九年以後崇臺飛觀金碧翬

默而兩祠獨水木明瑟雜花繽紛則司馬之整葺而扶植之也
於是司馬歿矣同人過祠下低徊慨惜謀以蘇祠西廢屋三楹
葺而新之設栗主以奉公祀昔漢朱邑爲桐鄉吏臨歿戒其子
後世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蓋自信有遺愛於桐鄉也司馬初令
瑞安繼官象山調繁臨海所至有惠政祀之者宜在三邑不於
其所治於其窮老無歸流寓之地於以歎司馬之畱心於國
是民瘼不以用舍移其志者其感人深也公罷官後僑居西湖
二十年先後大吏慕公之才事多倚辦履勘溫州水災日行汗
澤中至脛股浮腫不以爲病海寧飢公監賑峽川經理獨善他
邑以爲法南沙地斥鹵民多私販鹺使徵入官衆洶洶公爲立
煎法竈戶便之公狀短小視之書生耳而膽畧過人嘗行段橋
見兩僧搏一被按伏地呼盜公直前擒其按者果太平盜亡命

淨慈爲僧發寺中地贍具在以畀錢唐令而不居其名嘗隨中丞吉公剿賊寧波大風賊舸驟至公方立鷁首一賊躍過手刃之賊稍卻繼至者遽發礮礮擣於桅離頂纔數寸公不爲動也中丞將上其功辭曰此行以報知己耳如欲得官前畀錢唐者可矣其恬退如此公居西湖久熟悉湖中水利阮中丞至尤倚之再濬湖倣兩堤意以所挑淤實湖心亭西雜植桃柳與兩堤徧俗呼阮公墩是也中丞欲祀公湖上會去不果今諸君子猶承阮志也公諱瑞潢字涇易秋槎其號由鰲官擢令遷同知被論去官遺書有寶雲山館詩草海寇紀畧湖山泉石錄北山小志年月日孫原湘記

嚴君逸峯家祠記

去縣治北三十里曰王市爲常熟昭文交壤之處其土高下適

均宜畊其水耿涇環絡多菰蘆葭葦之蔽宜隱居嚴氏世居焉其先江陰人始祖志道官大理寺正大理之子雍徙吾邑雍子芸父子俱有隱節俱工篆隸事載邑乘芸子畊讀舉賢良方正不就畊讀二子東溪西溪並爲鄉飲賓東溪五世孫仲謙明季爲糧長嘗捐數萬金代貧民輸糧鄉里德之逸峯仲謙五世孫也名桐以急公授登仕郎醇行孝謹好施與世其家風嚴氏自東溪西溪以下或居王市或居趙市及花莊敘其族則兩支計其傳則十五世無奇節詭行而德及於一鄉無魏科顯仕而世爲士族無銅陵金穴之藏而佃漁足以自給以視富貴烜赫不數傳而漸滅者其世德抑何綿遠也逸峯嘗營生壙於市東偏閭字圩爇其面山臨流曰必築數椽死後安我龜魄旣歿子于蕃奉君櫬及配陸孺人窆之如禮於是就塋旁建祠爲門爲堂

爲寢室奉栗主祀焉更闢隙地爲園有亭有庑有齋閣有池有
阿名之曰莪園走書幣請余爲記按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先儒以爲祭則自高祖以下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廟
則一廟者止於考廟定於分也嚴氏之祠不及祖以上深得古
禮之意矣或曰一廟視大夫而殺其二而門堂室寢猶大夫也
曷爲殺其數而不殺其制也夫門堂室寢備而後可名宮命士
以上父子異宮推其事生事存之心不得而殺也祠旁之有園
何說也曰此逸峯之志也逸峯嘗遊其地而樂之矣于菴旣營
享祀則將于是思其笑語思其志意而於其生前之所樂不有
以繼承先志母乃蠶然心傷矣乎善乎園之名以莪也詩云蓼
蓼者莪匪莪伊蒿嚴氏祭以爲莪始生猶可食至蓼蓼然高大
爲蒿則不可食喻人子長大無用不能終養也于菴其有孝子

自怨之思乎則凡世世子孫之履是園者皆將恍然有匪莪之懼焉嚴氏之世澤又自此靡窮已

節孝祠營置歲修田記

入翼京門折而西又折而迤北十舉步古巷蕭寂節婦祠在焉世宗皇帝御極之始詔訪天下孝行節義俾郡縣設立祠宇有司以時祭祀於是縣令喻宗奎請撤女天主堂以祀節婦雍正辛亥祠成後令張嘉論記之閱歲浸久屋宇隳廢祀典闕焉乾隆五十六年復次辛亥邑人陶廷埏約同志葺而新之凡門閭堂廡齋廚以及簠簋邊豆之具視前益加整慮無以經久者復謀同志醵錢以營祠產事未就而廷埏病且死以授其友錢用斐曰必成吾志閱今廿年積四百餘緡矣顧產未置也用斐之言曰公產與私產異必負郭之腴而後可不則寧有俟

也雖然用裴老矣懼負吾友之誣諉請子女諸石以昭信後人
原湘聞命嗟歎作而言曰事不計遠久雖 朝廷之大經大法
十年而變焉又數十年益敝矣方建祠之詔下部議停給坊銀
旨謂祠以備坊之廢非爲節財也給如故烏虜 世宗

皇帝之立教垂遠者至矣然奉行一不力幾至廢墜幸而復之
其可無以詳審恭謚以漸至於久遠而後無負 在上者作法
之始意而吾又以歎 國家法良意美能使廢墜之後觀感興
起有如廷璫用裴諸君之好義者則後之慎守者宜何如也是
不可以無記

錢節母祠堂祀田碑記

自宗法廢而族燕族食之典不行一姓不相恤者多矣范文正
於是有義莊之舉所以聯宗族而繫人心也然有力者或弱於

志有其志矣又紬於力故自宋迄今踵范氏之風者不數家監
生錢鉞爲節母周孺人之子母旣得旌建專祠以祀母而割
腴田百三十畝入祠春秋享祀外悉以贍其族人鉞之言曰此
吾母志也母之命固在義莊鉞老矣懼志大而事弗成則寧就
力能爲者植其基以俟式廓焉終必有以竟母之志也旣陳于
當事介其婿趙生元凱謁余記之節母之嬪於錢也家綦貧疊
遭荒疫翁與夫相繼逝君姑在堂子二鉞其次也纔四歲賴節
母紡績以活嘗雨雪斷火至解絛捫錢以辦一餐鉞兄弟旣長
節母命之賈賈輒贏稍裕矣而節母操作如故嘗遭疾進以麤
苓泛之曰汝父病時未嘗有此吾其能下咽乎一日呼鉞而命
之曰汝憶某年寒食向人貸百錢不得母子攜紙錢上冢煙縷
縷相對泣時否對曰不敢忘曰盍營義莊則子孫族姓無如我

與若之失所者矣錢既承命經營十年乃得爲此孫子聞而慨然曰此則善之大者也吾邑仿范氏莊者有楊氏屈氏歸氏皆置沃產盈千益以義塾義冢未嘗不歎其立法之善用心之勤也今錢氏未及三家十之一耳且享祀取於是振恤取於是其爲霑漑也幾何哉予則以爲善莫大于此矣夫人孰無孝弟慈惠之心方其有所感發奮然思效古人之所爲及絀於力則志爲之衰雖賢者往往蹈此錢氏以纖嗇起家非有所濡染鏤礪隨其力之可爲而爲之則凡聞其風者較錢氏而減之又減之皆得以自行其志而無絀於力則其惠之及於一姓者有數而所感被爲無窮已

金節婦祠堂碑記

出鎮海門五十步有綽楔巍然丹堊爛如者曰金氏節婦祠節

婦孫靜軒與余族子笠舫善介笠舫觴余於祠之小軒三
而請曰祖母之歸我祖也八年而寡又四十年而歿歿後
年而始得請旌於朝又二十三年而某始得承先君子之
志葺故廬新之以表於門而盡室遷於城讓故廬爲祠堂焉蓋
苦節之難顯如是敢請吾子之文勒諸石以示某世世子孫享
祀勿替予惟國家旌節之典錫之榮名復給以帑金用以廣
教化勵風俗其典甚鉅而子姓貧乏或力不能請旌或旌
而不能建坊立祠辜朝廷之恩沒先世之德者無論已吾邑
節婦祠多在秋報門外余十數歲時春秋佳日泛舟三橋如雲
連如櫛比顧或百年而圯或數十年而圯有犁爲墓田者有改
爲佛廬者成之難而守之尤難也金氏老屋地僻而近市不如
秋報門外可以游息故爭之者少自其高僧以來居百餘年矣

靜軒既克守祖父之業而又善體先志寧僦他屋以居而讓其
居以安先人之靈其用心固非人所及也又寧患其守之不力
耶且是屋也節婦四十年中風鬻雪虐飲冰茹蘗之處也今且
櫨楹式煥俎豆聿新霜淒露白之時鳧鳧猶應戀此雖更數百
年吾知節婦之靈必能呵護其子孫使永永守之也去祠堂數
武有通淮聚福兩橋節婦歿時遺金命其子在田建之以便商
旅今衢路猶有能說其事者卽其善行可知矣其他節孝事蹟
載之邑乘者不備書節婦姓蔡氏在田名見龍靜軒名椿嘉慶
十一年十月邑人孫原湘記

華翁遺像記

捐揮華君吟霞奉其尊甫松林翁遺像冊屬余題識其言曰先
君子之歿也小子甫十餘齡易簣之夕呼予兄弟而詔之曰我

華氏世有隱德汝祖尤善事父母終身不娶余以次爲之後每
出人呼華孝子之子余心竊喜又愧焉思欲以汝祖事狀之當
途而未嘗讀書不能搦管以揚先人之德有老宿高君漢曾爲
余家作傳旋失其稿余之抱隱痛而不得伸者數十年卒以是
得疾今無及矣苟先德終弗隱沒是有望於小子余兄弟泣誌
之一日詣堂兄某偶緇所庾書則高君傳雜置架上狂喜如獲
拱壁遂據以爲狀請旌于朝痛念先君子數十年未償之
志今始得償而已不獲見而尤懼世之以表彰先德稱余兄弟
而先人之志弗彰焉將以是冊乞言當世以明小子敬承先志
之意子爲余記之余曰善是誠不可不歸親也遂書其語爲記

小石洞創寺置田碑記

虞山之最高者曰鵜鴿峯峯之下有石屋焉陸堅吳地記稱爲

太公望隱居處傳會不足辨要其說舊矣屋上銳下廣袤延約
二丈許泉踞其半氣蓬蓬上蒸石壁光若露珠還滴池中琤琮
可聽盛夏暑霧毒蒸循級下三數武涼氣沁入肌膚冬則反是
蓋二氣伏藏爲之旁故有佛廬一厠陋且敝乾隆十九年春先
大父朝議公挈季父震遠公遊而樂之三峯僧蓮溪者工詩有
辨才介季父請于朝議公公乃出家財以裒木石以庀徒衆就
其遺址而門焉更礮石爲大殿殿之西爲客堂榜曰雲半間入
爲員照堂折而西室如舫焉爲旅泊取客舟偶繫之義殿東爲
蒼雪堂堂以外爲菜圃爲溜池由殿而北爲重樓廣五楹榜曰
天風海山樓前小山若拱案環寺叢木蓊翳遇天晴則海上諸
山羅列可指寺之最勝處也樓之東有小閣閣下今祀震遠公
及蓮溪像循樓西而下卽爲石屋寺僧取爨汲之便就而廚焉

此闢寺之大畧也自乾隆乙亥八月至辛巳某月閱七載乃成中間以震遠公病歿事幾寢蓮溪丐于朝議公卒成之已復置田若干畝其後蔣君某捐田若干畝僧紹休監超捐田若干畝尼妙通捐田若干畝皆蓮溪之力有以致之而法嗣德風克守成焉寺成垂四十年香火寢盛而殿閣廊廡以及櫺楹櫺檻之具金碧黠澹日久懼卽傾圯德風以爲言且請余記余兄弟皆貧不能葺而新之且一家之中所當爲者尙不能爲而烏能及此也夫浮屠氏之興廢何可勝慨而茲則吾先人數年心力在焉一旦將遂湮沒是不可不引以爲已戚也

重修小石洞添建泉亭記

虞山多石屋在西山鵲鵲峯下者二其一稍寬黝而溼不適於遊故小石洞特著廣可容兩榻清泉注其側味甘而冽其上兩

厓對峙藤蘿蒙翳雲霧吐吞陸堅吳地記所謂太公望隱居處者此其近是先曾祖朝議公遊而樂之購精廬五十楹授詩僧蓮溪惟大殿供佛兼奉太公像餘則飛樓複閣曲榭層軒高下下資眺覽之勝不別立寺名名小石洞創建於乾隆乙亥歲迄今垂七十稔中間蓮溪之徒德峯稍事修葺旋以事被逐自後僧徒益衰寺亦漸圯嘉慶乙丑余自翰林假旋始別授僧擾龍擾龍能勤苦余爲籌之錢秋槎學博裒集得五十金補其滲漏寺得不廢然卒無力興修之已卯春偶偕言雨香刺史往遊雨香謂余紹先修古子之責也余告以故因相與慨息及庚辰秋余歸自旌德則朽者新傾者植懷栢宋廡桓楹檐杙之屬煥然而改觀則皆雨香之力也洞之旁寺僧向取轆汲之便就而廚焉雨香以謂寺之勝在洞與泉不有亭以臨其上則風泉雲

壑之致無以坐而收之於是斥其舊材增庳益狹繚以飛簷敞以明窗而後洞之幽邃泉之清冷日月之蔽虧烟霞之出沒軒軒然皆在我目睫之下自來佛寺多以福田利益傾動士女鐘板一鳴施捨雲集小石洞以古蹟著無諸天莊嚴足以震眩世眼所處又僻遠遊跼罕至故屢呼無應者雨香獨能違世俗之見慨然以興復古蹟自任而又有氣力以號呼衆人俾事集而功迅若此於以知奧區之靈秀不有人以拂拭之則不顯拂拭矣無以護持於後則雖顯而旋晦無如世之布金捨寺者大抵惑於求福之說也然如余之仰跂先志而一籌莫展者抑又爲求福者之所笑也已刺史名尙燁弟尙炯尙熙學博名朝錫其他施者姓氏悉載於碑陰

重修破山興福寺記

吾邑虞山北境多古刹各擅風景雲壑之勝而破山興福寺尤爲之冠其地去北郭僅五里許又居山之麓遊者便焉故自齊迄今千餘年屢廢而卒興寺最古亦最巨麗余少時遊寺中讀唐人常建詩悠然如有所會尋古碑刻絕無存者惟石梁外兩石幢一陸展書一全貞書猶唐刻耳及讀邑人顧鎮記明以前弗詳自嘉靖以來廢興者屢矣國朝雍正時僧通理者整復舊觀記稱其有披荆斬棘之功宗安繼之至通理大弟子宗聖益加修創焉時乾隆二十八年也今距作記時又五十餘稔矣中間宗聖弟子象高以病不事事嗣席性善者瞿然曰此非吾責乎於是發精進願奮廣長舌傾動遐邇檀施雲集乃鳩工庀材命監院圓亮董其役傾者易之隘者廓之黯黤者金碧之凡殿堂五戒壇一亭閣寮舍廊廡門楹以次煥然復增建大悲殿

因皮曰休破山龍堂記作龍神堂以備雩祀就其前闢放生池造救虎閣以祀高僧彥偁可謂百廢具舉矣功始於嘉慶某年月歲事於某年月蓋施捨非一姓落成不一時故事難於前而功亦倍之如此而吾獨慨然於其志之專且勤也吾儒遇一二所當爲之事始未嘗不銳然及應之者少則悻悻然去之而彼獨積之以漸持之以久使衆應而事集子固所謂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其中亦有知然也觀此吾道足以媿矣性善太倉人陸姓介余中表昆弟陸君來請記夫自齊梁迄明更變多矣而文字無所于考獨襲美一記雖不見於珉石猶存集中於以知彼氏之教託於文章者至重而文之傳世久遠者何寥寥也性可謂知所重哉

天真閣集卷四十六



天真閣集卷四十七

文九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記

重修福城禪院聚奎塔記

出迎春門一拘廬舍有浮圖曰福城禪院亦曰聚奎塔取宋天文志語以爲文明之兆吾邑依山爲治右隆而左坦故於城東峙兩塔以勝之其在垣以內者制方而九成宋時縣令李闔之建聚奎塔初於明萬厯間邑人蕭應宮甫五成而應宮歿崇禎初厥工始歲凡七成俗稱新塔以揀方塔也 本朝順治間楊承祖增建大殿康熙時蔣伊重修至於今蓋百餘年矣余少時過其地多荆榛瓦礫之場惟塔巋然獨存闕楯朽壤塼堦零落惴惴焉覆壓是懼求佛宇僧寮無有也嘉慶三年僧性通至慨

然有志於興復顧材費而役鉅度非口說所能致先令僧可正
鳴魚板號民間不應性通乃以輓轆升木籠浮圖之顛誦經其
中七晝夜謂之天關復穴身土龕僅漏小孔如指亦七晝夜謂
之地關於是遠近響應施捨雲委首立大殿方丈重門以次及
諸殿講堂客舍獨塔工尤鉅中間以歲之不登屢作屢輟自嘉
慶七年至十六年設天關二設地關三十年而役始旣凡用民
錢若干匠役物件若干司其事者徐鳴岐吳紹遠浦天元程漢
易於是金碧丹雘高下煥然四方來瞻罔不嘉歎性通請爲之
記嘗謂吾邑政令所宜先者水利學校白茆塘堙塞數十年疊
遭旱澇未能脩也學宮大成殿至上漏旁穿未能脩也豈其地
土之瘠民力之不贍歟及觀此塔之成在頽廢百餘年之後而
一人倡力卒致材用具足則又非盡瘠與不贍之故也昔南豐

曾氏記菜園佛殿謂佛之徒凡有興作其力勤意專不苟成不求速效故其所爲無不如其志者非獨其說足以動人亦有智然也余故性通記不惜詳著其事如此

重脩普仁寺增建殿堂記

邑西北界山而城普仁附北城外啤而寺明萬歷間開山者斯瑞法公也入本朝募建大殿者截流策公也募鐵二萬斤鑄如來丈六金身者身葉萃公也募置常住田者崔曜立公也詳載於康熙四十二年督糧道馬公記閱三十年爲雍正十二年時京師法南勝禪師方被尊寵主杭之理安寺名播江浙叢林巨剎得其掛錫爲榮如鎮江竹林宜興磬山皆分遣其徒主之主普仁者爲一輪月公開堂監拂四衆響附寺苦無水一僧闌然入自稱竺仙以杖卓地遂鑿石取泉泉汨汨至覓竺仙

已失所在因名竺仙泉其感召靈異如此自後爲慧空祐公建齋堂造客堂樓闢山場稍稍式廓矣及繼僧儒公嗣席發宏願大力而山門殿宇樓閣廊廡庫者崇之黝者新之增建大悲殿以廣法筵建報本堂以供衆檀越而寺以內規制畧具復念佛緣廣布別於北郭建培心堂以施衣棺與高足性千度城南之西莊建存仁堂而山臨流以資禪悅之所佛法旣昌善果悉應雖布金締構施委雲集要非知圓行密感發善因其能若是華嚴法界諸妙湧現哉公旣示寂性千奮龍象力肩荷未了改建韋馱殿壩四天王像移建泉亭至是而規模益宏整矣功旣訖以授其徒德新而退居存仁念自康熙癸未迄今百二十甲子創建之蹟無文字紀述懼卽湮沒請余爲文勒諸石予按舊記捨山者某某捨田者某某營殿閣者某某今子姓或振或不振

獨彼氏歷勝國至今代有振興豈非付託之得其人歟然不有人焉奮筆於其間則後之人無所於考震川歸氏所謂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予故撮其舊記大畧著之於前而詳載自月公以來俾後世知彼教中能以智力自振若此抑以嘉性千之知所重也道光五年八月邑人孫原湘記

長眞閣藏書記

乾隆丙午夏四月由城南老屋徙居城北取先大父所藏書析而三之余得其一釐其卷帙分插四架虔諸長眞閣其中自經史外子不過數十種集不過百餘家擴而充之將俟諸異日也雖然業貴乎精不以多志貴乎壹不以紛夫子云博學以文約之以禮所謂文者易書詩禮是也卽博亦出乎四者而已四者之中易最深微而難曉夫子有加年之歎教諸弟子亦未嘗

一言及易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然且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則書之不務乎博可知矣今人入塾卽受易書詩三禮其能記誦以熟者十不得一焉又況能記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考諸實行未必能與所讀書相發明如是雖六經而未之能讀也尙暇旁及乎哉予二十以前厄於疾二十以後困於奔走此後之不能卒讀可知顧存而不忍廢者謂是先人之手澤存焉耳子孫賢取而讀之余之願也其不能讀尙其念爾先祖守而藏之亦余今日之志也

困學齋記

陸君固亭少負文譽年四十絕意科舉肆力于古文辭者十年又棄去不爲約同志爲省身之學一舉足一語言輒自點檢夜

則舉畫所爲筆之書以考得失或告以過則再拜謝顏其齋曰
困學而屬余記之君之言曰某非能學也亦求夫處困之道而
已余曰君之志大矣哉按困卦水居澤下坎剛爲兌柔所揜窮
而不能自振之象惟二五剛中而不失其貞故雖困而可以无
咎雖剝削而可以受福此樂天知命窮不失義之君子也君之
志大矣哉君又曰某非能如是其處困也亦求免于非所困而
困焉而已予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妄進之象也六三陰柔不中
正乃欲推乎四以上進反爲四之剛所壓故曰困于石也君旣
絕意科舉并所好古文辭亦棄去不爲是無干進之心矣有過
則書聞過則謝得用晦之道矣所患乎有言不信者爲其居困
而欲資口舌自免也君旣無名之見存又何患乎名之辱也哉
君曰雖然某終懼夫困而不學也予曰古之學者修身踐行反

其過不及以進之中始于慎獨終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是已耳君有才不遇絕不以紫纓撓其心日求夫闕失以期進于寡過之地此險而說困而不失其亨也天下之學孰大於是所爲君惜者向使早得賢師友之教不以科舉辭章耗其心力所得必更有進焉因以歎俗學之誤人而困而知返者之難也然以君之所爲而使游君之齋者跛倚之容不設邪僻之說不聞實學之能感人如此況乎朝廷教化之行其興起當何如乎

卷石勺水軒記

卷石勺水軒者余友陸子固亭之居也軒面易陰直六弓許廣容一榻坐可三四人窗南一小庭得其直之半廣如之中列一峯約五尺許無離奇天矯之狀對之穆然而靜石下一窪類古罍可貯泉半升盛夏不竭雖遇淫潦亦未見盈滿軒以是名

客有語固亭者曰子何見之小也夫峯有橫有側有俯有仰有樹木之簪密有雲霧之翳翳其險者有若奇鬼猛獸千變萬化而不可測水有波有瀾有潮汐有渟滌往復之致有奔騰澎湃之觀隨乎人之所得顧而樂焉沾沾焉一卷一勺之是取不已陋乎言未既主人笑而起曰舍所有而企所無者貪也忘其內而馳其外者妄也五嶽太山爲高齊崑崙則爲土壤四瀆河爲大入滄海則爲溝渠而太山不失其爲高也河不失其爲大也且吾聞一簣之覆積厚則成九仞之井不及則廢人患失其守耳失其守則雖吾之所固有轉睫而亡之又何外之可求客唯唯退余遂書以爲記

詒經堂記

六經之道同歸而漢儒說經謂之家法所謂家法者非必父子

相傳一門之業也顧如梁邱氏之於易歐陽氏之於書賈氏之於左氏春秋父子繼業或至累數世則學者傳之以爲盛事要亦不數數然矣吾邑張子月霄博學嗜古積書至數萬卷病錢遵王敏求記多小說家言而詁經之書多所未備嘗編次所藏書籍於宋元諸儒經解儲蓄尤富擇其中世鮮傳本者一百餘種庋諸所居詒經堂而屬予爲記詒經堂者尊甫心萱翁所命名取漢書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也翁於經學甚邃嘗採輯禮記集注敎授子弟見有古書插架未備者必手自抄錄至老不輟月霄蓋根柢於家學者深矣夫自科舉之學盛而六經之書名存而實亡方漢武之初置博士弟子射策決科經學於是始盛而班孟堅以爲祿利之路則兩漢之傳經已難言矣今月霄年未四十卽厭棄舉業博極羣書所著白虎通注廣釋名證

引該洽裒然成帙由此而益務潛心經術以發明先聖之道雖從容漸至於古作者無難豈特如毛氏錢氏沾沾誇儲蓄之富而已嘗攷元明之際吾邑之列儒籍者僅三姓曰言氏張氏林氏言氏爲先賢之裔於今世有官祿而林氏無聞焉月霄之先自前明正統中始登科目而有司表之曰儒英故至今爲儒英張氏月霄誠能念其先服其教日涵濡諷詠於茲堂之中俾子若孫世世勿輟焉所爲張氏之家法在是矣而又何求焉

淡成居記

余友吳頊儒自何市遷城三十餘年矣凡六七徙而定居賓湯門內顧家橋其以是爲安宅矣乎屋負隍而面堞纔十數楹門逕蕭寂隔遠市囂頊儒著書其中意泊如也屬余書淡成居顏其室而并爲之記夫天下之味孰有逾於淡者哉元熊素膚肥

豢臘肌不登於清廟之俎而大羹元酒可以薦鬼神而格上帝豈徒以其質而已列子云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荀卿云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淡固味之本也味孰有逾於淡者哉項儒覃心經史多所著論奮然欲追杜鄭馬王而起不屑爲詞章之學然見人雄辭俊辯未嘗不低首折服引爲同志遇富貴人則望望然去之其意以爲交以求吾志之同非於志之外有所求也今之爲甘言以悅人者求在利者也利盡則交猶不交也交則未有不淡者也故凡與項儒交者商榷文史外相對殊落落賓朋雜坐籩豆號呶項儒獨莊坐蹇默而已膏梁文繡之中固無項儒交人亦不樂交項儒也顧吾獨謂屏聲華遺榮利猶淡之迹也漢末管寧與華歆相友俱有高世之名其後出處旣殊志節乖異非其存於中者有固有不固與有味哉子

思子之言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惟不厭而後成其爲淡也

張氏聞濤軒記

聞濤軒者前明建寧守張公所居張氏甲第縣亘城東北廳事
曰詩禮堂堂之西北爲軒枕川而屋焉川以北咸其別館世所
傳東澗老人半野堂其先實張氏業也滄桑以後盡屬之他姓
至七世孫東巖贈公僅數椽矣公立志恢復旣重建詩禮堂已
又得聞濤故址而鼎新之落成之曰陳司業祖范爲之記黃
之雋王僉憲材任暨一時名宿咸著歌詠軒額卽司業壽也
余妻席爲贈公外曾孫妻父常依外家以居軒之南爲一木樓
余妻生於是余旣婿席氏時時得游聞濤予妻外大父異園翁
娶於陳爲司業之孫與子母爲姑姪行每歲木樨時觴予軒中
余妻爲陳孺人所鍾愛至今猶時窺見一木樓也軒之東爲傳

望樓道光辛巳不戒於火時贈公之曾元吟樵煦菴謀欲別居
會鹿樵觀察以母夫人春秋高從河東乞養回籍觀察於贈公
爲本生曾祖以重建傳望樓自任於是鳩工庀材五閱月而樓
成東名曰恩賚其他亭館齋閣悉新而名之一木樓今爲萬卷
樓矣獨聞濤舊額如故著先德也吾邑前朝以第宅誇耀者錢
侍御岱蕭兵備應宮今錢氏僅存達順堂所謂小輞川者大半
鞠爲茂草蕭氏自迎春門至方塔猶稱蕭家廊下屋則屢易主
矣而張氏自建寧至觀察十世獨世世居之傾則植之毀則新
之抑何代有其人也余家舊居學宮之左自余始遷步道巷與
張氏隔一垣鬱攸之夕慄慄有池魚之懼方慨息以爲數不可
強乃不數載而跂如鰲如視前且益壯麗未嘗不歎觀察之克
繼前烈而張氏之世德未有艾也獨余不能無感於聞濤者昔

吟樵之祖若父觴予於是吟樵觴余於是今觀察又觴余於是
昌黎所謂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俯仰今昔其能無慨也

洋川毓文書院記

毓文書院譚院予文所建也於是翁歿五年矣翁之子惠采走
書弊延余主其席其地泉香而土堅其樹木蔚然而秀其屋宇
隨山以爲高下居游爨汲咸得其所有田以穀有資以脯有書
史以資講誦其規畫視都會書院有加翁可謂能爲人所不能
爲矣人之善天地所寶貴玉必蝕益瑩珠必沈益精松柏經摧
折而後成挫之愈甚爲之愈力則報之也愈遲而愈厚不然無
以顯其異於有爲而爲之者也翁以織晉起家得貲不可謂不
艱不以遺子孫而以公四府一州之士不可謂不奇事聞於
朝予四品之階不可謂無所獲然亦以是得謗卽身後猶未

息今人以數百金無端而公諸人未有不駭且怪者以其必有爲而爲之也故所爲愈公則愈疑其私宋大中祥符時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聚書博延生徒講習府奏其事詔賜額應天府書院以誠爲府教授其事與翁絕相類然誠猶有所基且在都會事易集則翁之舉爲尤難矣雖然翁豈以是求名哉惠采述翁之言曰厚貽子孫者適以損其智而益之毒予宜薄之而已翁豈以是求名哉然使翁不以是得謗則人皆知善之可爲而爲善不足貴今事成而謗隨之至於身後猶未息天之所以挫之者甚矣然則爲之愈力而報愈厚者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之人今惠采兄弟恂恂克守父志修敬無缺繕葺以時惟慙然以先人得謗引爲已咎余懼其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不能無言至其初始之勇規制之善洪先生亮吉朱

先生文翰言之詳不具述云嘉慶二十三年歲在戊寅五月五日昭文孫原湘記

呂氏謨觴山館記

予講授旌德毓文書院每歲春至秋返至則遠近捧書北面者升堂成列誠彬彬乎績學之區矣顧三年中或來或不來或去來無常蓋邑多聚族而居族各有塾不常來也呂生廷儲歲必先至閒去不踰日生家廟首鎮去書院十五里徒步往返於諸生中業最勤然偃蹇厄塞亦無如生者豈窮達固不係乎學抑天之所以困其學者別有在也今夏忽數日去去則捧一卷來曰此吾祖耀廷公及祖母高孺人之遺訓也吾祖勤學勵行終不得志於有司因析產之半公其息曰吾子孫讀書者取於是不讀者無與焉孺人於是奮然曰吾夫子爲子孫讀書計誠遠

矣敢不黽勉以相其以吾軒績所貯別取息以佐膏腊之需閱
今三十稔所操益羸吾諸父念無以聚學則先志終隱取其半
構屋近山之麓以徠族之學者命小子砥其礪斷焉工旣竣願
夫子錫以名而記之予詔之曰田疇易而求實雖耕矣必薅旣
薅矣必勤其壅子之先植其基矣茲復從而賴耜焉則所以漑
沃之者不可緩也雖然必相其宜農者實之樂者柔之渴者澤
之黏者疏之反是則雖勤而無功是故耕者必備其物學者必
備其文考據疏通一有不至非學也圖史典籍一有不備又無
以學也子之鄉多重山互嶺巖峩呦囷之間必有異書如鄉嬛
宛委之勝者子其求而實諸然後屏棄俗學芟其枝葉掇其菁
英以淑其性而厚其情惡知先德之所貽不在於子也且子誠
盡其力矣外之得與勿得又何計焉因名之曰翼觴山館而顏

其堂曰承志嘉昌氏之善承其先也

芮氏碧琅玕山館記

予館洋川之三載將有事太平道經樓山變其石縝密鮮潤停輿覽焉二芮子揖予道旁因得過其所謂碧琅玕山館者則向所見猶非其至也館據於崖因石以爲屋盤而大者軒以進之廉而銳者齋以聚之竦列而宕嶺者閣以面之屈曲而巉巖者廊以繚之由外而入宛如壺中不知若爲山而若爲屋也最後有嶂嶂然獨峙者曰璣瓏石曲洑以爲池曰寒翠泉石最巨麗不可以屋垣而門焉亦限於崖也屋無多楹雲飲於床霧歆於室重嶺複壑爭奇競秀之致可開戶而得夫人營一墅必匠而山之太湖羅浮不可致則不擇地而採膠珍斧鑿以爲璘珣累歲始就一山之費恒數千金以此眠之其何如也然後知奇巧

之發乎人者仍因乎天百其智干其力以求一肖天而不得純乎天者不斲巧而巧至而又因以歎奧區靈境之不易得而得而棄之者爲可惜也往易湖洪先生爲予道碧琅玕山館之勝心遙慕之越十五年而始得遊歷讀壁間先生所爲記雄辭奧句潤色其事山川之靈非得偉人奇士以發其槩則亦湮沒而世無知者已抑予觀記語諷主人於館之北樓焉以盡收月山雲嶺幽竹虹落諸峯之奇先生豈徒以眺覽之樂其謂因天以成者吾旣無負乎天而天之資乎人者無盡沾沾於目前之所成者猶棄天也此則先生之意也二子其有味乎斯言哉先生名亮吉二芮子曰俊曰組昭文孫原湘記

張家墅王氏捐置義冢記

張家市王君雨巖推所有附近之田以設義冢冢計十畝以三

晦半供族葬以六晦半公諸里之貧者別推田十一晦有奇以
輸國課以備祭掃之需而自述其緣起曰此非小子霖之能
也予先人之志也癸未歲之災先人出粟以賑七閩之人既得
先生之文垂諸家乘矣惟是被災以後敗棺遺槨纍纍然在目
也先人臨歿諄切以爲命日月奄忽苟一日暴露則先人之志
一日未償用是不敢緩敢請記之予惟國家涵濡百餘年所
以謀澤及斯民者至纖悉也邑有廣仁局方春之時駕小鰈以
收暴露者四野相望豈猶澤有未徧與而敗棺遺槨所在皆有
子孫旣不欲以祖父骸骨官爲掩埋而又詘於力此澤之所以
雖徧而未徧也古者墓大夫之職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
皆有私地域其亦以掩骼埋胔之舉澤及於一時而官之澤之
不若民之自爲澤也是故族葬之法行而世無不舉之棺今王

君更能廣其惠於里人所以推宣

聖天子澤及枯骨之至

意而益衍先人之德於無窮其用心之摯又何如也使聞王君之義者咸觀感而則效之由是而行之一鄉由是而行之郡邑由是而行之天下是卽周禮相葬相救之意也然則君之是舉其澤遠矣道光六年三月孫原湘撰

墓銘

贈刑部主事四川蒲江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姉婿比部張君變衰經踵門請曰余先人之葬二十八年矣未刻銘於幽宅今將奉吾母錢太宜人合窆焉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以昭示後世予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公諱應曾字若谷號荻洲世籍常熟曾祖永禧祖糊國子生考授州司馬父見龍字觀光隱德不仕兩世俱贈如公官觀光公以孫貴晉階奉

直大夫公高才而好學少遊陳見復司業之門補博士弟子員
試輒高等既連抑省試慨然思見諸設施乾隆乙亥江淮大饑
詔許人賑荒錢公得蒲江知縣蒲爲漢臨邛地境僻多盜公
至偵得巢窟捕七十餘人寘於法縣民錢某贅大邑劉姓簡州
傳某誣爲奴且言曾行竊于大竹劉因請離異公折以錢籍蒲
而云簡州卷言黥矣頰臂無驗是必劉所使民得自治蒲十一
年多所興利蒲水源出名山縣名山民壅水擅利公爲濬龍爪
上下二堰引入境又濬張公等堰十六道溉旱田一十八萬二
千畝增墾田八十二頃有奇縣以是饒其他厚積貯修城垣端
士習守土之職靡不具舉近世以進士起家爲令者其盡能如
公之政教否也俸滿入 覲假歸得疾卒於家年五十有六方
易簀時比部猶垂髫錢太宜人持之泣曰側室之子卽吾子也

請勿以爲念故太宜人訓比部特嚴而陰語其副陳太宜人曰
若爲慈母吾且爲嚴父矣及比部成進士入詞垣太宜人曰吾
今始不食言於夫子公以嘉慶元年覃恩贈刑部主事原配
陸氏繼娶錢氏並以孺人蒙恩晉太宜人子一變也女一適
長洲陸肇堅墓在常熟縣北之頂山銘曰

學焉而不得仕也仕焉而不得徙也噫嘻命也志未竟也有子
之令也天所以報其政也頂山之易枌榆苑兮旣安旣固子孫
衍兮我銘公藏無溢善兮

外舅應辰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朔妻弟席世昌奉外舅應辰公窆于縣
北山桃源澗之西蓋距公歿十四年矣余初爲公婿值江陰蘇
珩來館公家與余酌酒賦詩意相得公抱幼子夢曉領之余有

潘易之役臨別公向余泣下意公以余年少不任行役而不惜
爲永訣也臨歿顧女曰婿後當貴第性剛恐易折耳明年南還
公歿已一載余妻向余述之相視流涕公性仁懦遇人啍啍恐
傷其意拙于治生田百畊租入不自主計嘗一日至公家鄉人
男婦雜至持籌者上坐責逋甚急公從旁爲之緩頰曰某田瘠
今夏且旱盡減之上坐者揚目視公公默計其所入褻錢還之
其長厚多類此公歿之九年幼子世奇亦死而蘇君耆老且病
不復能來城市余自顧頽然一諸生回念曩時忽忽如寢寐不
知何時能副公之望也公先世自關中徙吳之洞庭曾祖虞部
公諱啓寓始遷虞祖封翰林公諱永怕爲陸清獻公高弟父中
書公諱鏊晚歲得子誕之夕寢流星入漢名公光河字曰應辰
公生于乾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

四日年三十有九配張孺人子二長世昌邑諸生有文行次世
奇殤今附公穴女四已嫁二人孫原湘吳璋銘曰

仁而天兮莫測其理兮宜豐其德而嚮其齒兮生無悶兮死有
憾兮誰與叩蒼蒼而問兮

誥授中憲大夫河南開歸陳許河務兵備道一亭蔣公

墓誌銘

公諱果字華林一亭其號世居吳之常熟曾祖伊康熙間官監
察御史出爲河南提學奏減蘇松浮糧世稱莘田先生者也祖
廷錫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肅父洲以蔭累官山東巡撫公生長
世閱折節力學如寒素不屑屑于章句手鈔前代名臣奏議思
一見諸設施爲國子生連試不第以貢爲縣令授河南襄城調
汝陽又調洛陽調祥符遷許州牧擢守懷慶調開封明年擢開

歸陳許道以緝匪不獲吏議落職相國阿公方行視河惜公才
奏留效力遂以勞邁疾會方有旨起用比入都而疾不起矣
其在襄城也值金川用兵襄城地當孔道公預購民間牛車多
儲芻茭牢廩兵至咄嗟辦一不累民洛陽縣界北邙山東漢諸
陵及唐宋名臣墓在焉雨久傾圯民因緣發冢骨暴原野公至
悉爲掩埋捕奸民李林等寘之法及任郡監司大府倚公如左
右手遇疑獄間令鞠讞公敏決詳慎多所全活柘城王立山挾
左道聚衆令以謀叛聞公輕騎赴之謂民毋恐直入賊巢縛其
魁以歸令猶株連無辜公言于大府悉得釋公前後在豫二十
七年於河務尤諳練官許州時以事至省值紅沙間暴漲公聞
立出三千緡募役堵築或以越俎爲言公喟然曰國事民命寧
有畛域耶河勢南趨改南岸爲北岸公于大柳寨開濬引河別

築蘭堤先是公嘗請修黑理壩中丞何公以時過秋汛欲緩之
公言今深冬水落大溜直逼埽根一經春漲恐溢溢不可治力
爭得請明年水陡長他埽隨廂隨蟄獨增修工巋然何乃歎服
至是以開濬委公公估計調發費省而功倍于是有開封之命
此公居官行事之大畧也至性醇篤事後母如母門以內融融
怡怡從父舅弟以下有不給者析產贍之置敦睦田如干畝分
潤宗族多寡以服爲差年五十有七子四光祖戊申科舉人光
弼丙午科舉人光顏太學生先公卒光庭孫二懷坦壤城諸孤
將奉公櫬窆于縣治西六里支家浜某字新阡以狀來請銘爲
序其世次官閥治行之實而係之以銘銘曰

侍御清節在洛川繪十二圖如監門惠澤綰綽衍曾孫聿繩祖
武官河南河湯湯兮激潏潏魚弗鬱兮柏冬辰公一呼兮徒雲

屯洪濤碎碣萬杵震奪赤子命馮夸宮蛟龍俛首不敢吞金隄
輦固狂瀾安萬戶尸祝公之功性資清強復寬仁藹然孝弟敦
彝倫盤錯未展中道逝光厥遺緒望後昆摘詞刻石垂千春思
公清芬視此珉

河南鎮平縣知縣曾君墓誌銘

君諱涉字自牧牧庭其號先世居晉江宋靖康末觀文殿學士
懷始遷常熟曾祖善瑞祖元復考立誠並縣諸生君年四十餘
舉南京鄉試又十年始成進士先以會試大挑二等例得校官
除江寧府教授會截取知縣檄至曰上旣畀我民社矣就間
曹以自逸非分也謁選得河南鎮平縣先是君兄濟官羅山民
愛之鎮平民聞君至爭相告曰此羅山君弟也舊例縣胥分轄
四鄉遇事則持之君爲罷其例離商場姓素橫誣某劫奪前令

如楊指其誣服君至察釋之囊右咸怙怙每鞠一詞務得其情
疑則歷訪數十里不憚竟以勞瘁得寒疾卒民爲罷市父老攜
麥飯來奠者道相望貧不能歸喪邑生劉純德曾繪藻出車脫
轡爲賻郊外素冠送者數千人純德繪藻復裹糧走送百九十
里揮涕而返道出新野觀者喟曰此非所謂好官不要錢歸去
沒盤纏之鎮平君耶其得民心如此君以嘉慶十四年五月之
官十月卒爲政百四十日明年其孤福謙始得奉君柩還窆於
虞山西某字之阡衰絰奉行狀來請銘君與予先後領鄉薦並
出羅源阮先生之門余好論議君顧呐呐如不出諸口然雅相
善也余遺兒文杓從君執業君亦令福謙來學福謙在吾門最
醇謹未嘗妄言予故采次其語君平生於周易一書精力頗殫
著有易說四書精義及詩文集如千卷藏於家先孺人錢氏後

孺人張氏子二福謙祐謙女一嫁翁人鏡孫女二俱幼憶兩載
前君嘗語子夜寢白鬚更持刺促君歸政醒而詫怪政與鎮通
殆有前定耶銘曰

六十而服官民曰來何暮也服官而五月天胡奪之遽也吁嗟
曾君澤民未深何以得此於民心秦坡之東鬱林葱蔥此古循
吏之幽宮

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前署湖南按察使司按察
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世望字蘭臺號玉樵系出宋忠定公其後由梁溪徙崑山
遂爲崑山人曾祖鳴球祖緝熙父惇歲貢生舉鄉飲大賓皆贈
如公官妣皆淑人公少績學受知于尹文端錢文敏兩公名燥
甚走書幣延致者趾相錯年四十七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充

提牢時捕繫山東亂民王倫餘黨又金川逆酋就俘囹圄爲滿
公襍被值宿宣勤最著遷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引律比例如衡
之平先後掌部務者爲劉文正公舒文襄公英文肅公皆倚公
如左右手

純皇帝知公名授雲南迤東道丁父艱服闋

補湖南岳常澧道旋調鹽法長寶道擢長蘆鹽運使乾隆丁未

庚戌 翠華兩幸津淀公疊蒙 召對 賜宴 賜克食 賜

貂皮大緞荷包等物公以一書生受 天子特達之知不十年

官至監司位三品恩接備厚禮賚優縻人咸爲公榮而公冰兢

淵惕益矢勤慎處膏腴之地而淡泊一如寒素其在長寶也平

糴價清鼓鑄脩江隄以衛民田勘水災以請民命其在長蘆也

儉以恤乏商惠以寬丁力謹出納以杜侵漁嚴關防以絕饋送

任楚時先後三署臬使多所昭雪興寧某甲誣乙謀殺其子公

廉得子論甲如律桂易民女爲惡少圖姦致死陰賄女家寢其
獄公立寘之理其發伏擿奸多類此所至與復書院好獎飾士
類遇事盤錯殫心焦慮不敢稍有苟且 朝廷方嚮用公而公
遽得疾引還詠歌林泉者十二年教子孫以禮法處婣族有恩
惠以嘉慶八年九月卒年七十有八配王氏贈淑人子以健乾
隆辛丑進士山西鳳臺縣知縣刑部河南司主事孫三存厚光
祿寺典簿培厚郡庠生增厚曾孫二德郊德祁以健將于嘉慶
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原來請銘銘曰

學早成名晚達四十七始釋褐魚縱壑鴻遇風衣繡豸七載中
汝分藩汝陳臬領鹽官置飛雪瀟湘水渤解波李使君惠澤多
賦歸來闢梅窩閱一紀怡嘯歌垂八秩始返眞子隆隆孫振振
馬鞍山易吉壤新我銘公藏勒貞珉蟠根奕葉垂千春

誥授奉政大夫浙江宣紹台海防兵備道張君墓誌銘

張君子和以嘉慶十三年春由刑部郎中擢浙江宣紹台兵備道蒞任甫一月卒於官越四年其子定球等將奉君匱窆焉來請銘君爲予姊婿贅予家時予方數歲不一載姊歿君視予如姊存時稍長以文字結懽過從尤密予侍先君宦瀋易移上邨君皆與偕應試同舟車及官京師同邸舍四十年中親密款洽者莫如予審君志行學植者莫如予銘非予誰屬君諱變字子和世爲常熟人曾祖狝國學生考授州同知祖見龍父應曾增貢生四川蒲江縣知縣兩世並以君官戶部主事時贈奉政大夫如君官君少工駢麗之辭乾隆戊戌庚子兩獻賦行在

召試二等年三十六始舉京兆四十一成進士入翰林改戶部廣東司主事補刑部雲南司坐辦直隸司事派秋審處

陞本部江蘇司員外郎轉陝西司郎中四次扈

蹕木蘭一

典試江西得士梁崑等九十四人三讞案喀爾沁天津所至稱
廉平君爲京朝官十年未嘗一夕得安寢雞鳴而駕日昃脫轅
夜燭治官書甫貼枕聞雞鳴又出矣予始寓君舍以爲適然耳
久而知其勤於官終歲如是也及擢觀察道由吳門或諷暫歸
省慕君念海疆重任揚帆逕行予追至途次君握余手曰宜紹
台地皆濱海官之者如戚南塘唐荆川能舉其職予何人斯予
死是土耳歔歔而別時海盜蔡牽方時時窺寧波提督李長庚
禦之久不克君書生思以一麾澄清海甸上中丞阮公書以海
氛未靖由於內匪之通綏接濟此時惟有重保甲以嚴稽察懸
賞格以待告捕禁買米以杜影射遴委員以專責成使奸計不
售盜源自絕又自念言之易行之難一月中章皇疲沬疾大作

寢四日而歿春秋五十有六君狀貌短小精悍內實溫謹遇事
恒過於勤慎少時思以辭章名世下筆纒纒數千言自謂無足
存者欲注晉書遍購六朝文集小說雪抄露纂久之迄不就及
官刑曹則又屏棄研削勞心案牘一獄未成恒廢眠食蓋君之
精力實已中槁矣旣膺外擢日以曠職爲慮雖設施未究然觀
其論議慷慨以盜戢民安爲己任則古循吏之志也使世之君
子盡如君之存心亦可以無曠厥官矣君嫡母錢性嚴君奉其
生母陳與繼配吳事之甚謹錢有姪早亡君撫其女擇配刑部
主事林縣劉華峯爲資遣焉官刑部時再遇 覃恩請以已
封典貤封叔父某皆事之可書者自奉儉約惟積書至數萬卷
丹黃雜施詩境冲和自少經歷蜀道及西上太行南探禹穴以
及塞外諸奇悉被歌詠著有味經書屋文集如千卷藏於家子

定球定珣女五人適李孝曾吳憲激姚肇堅李文沅楊希銓孫
男六人蓉鏡芝鏡蒲鎮恭銘華鏢菖錄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
廿一日與原配孫宜人繼配吳宜人合窆於虞山桃原澗之阡
銘曰

繡衣使者控澥疆夜登招寶籌南洋頭戴天星髮夢霜誓清盜
藪絕盜糧橫刀賦詩慨以慷瓣香私淑荆川唐力不逮志神仿
徨福莫易秀蘭摧傷君才五色追王楊殿前作賦殷瑤閭既習
吏事空文章竟賡壯志歸孝芒方今澥氛埽雷硠告君魑魍應
激昂復眞北麓氣鬱蒼我銘紀實無慙惶

天眞閣集卷四十七

天眞閣集卷四十八

文十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墓銘

文學高君墓誌銘

君諱崑源字河宮先世本燕人唐初遷晉之霍尋又徙汴宋高宗時諱世則者以南渡功官至太尉賜居臨水太尉公四傳至通議公諱志端避兵沁之格碑里始家焉其後十二傳至處士公諱鍤以孝行聞君之考也生二子長卽君君爲人和易坦衷內外如一有媒孽之者置弗較遇戚友禍患則又如身受之不爲排解弗能已也少讀書甚衆以博士弟子員兩試卒困去爲兵刑錢穀之學客河易數年念處士公老決然舍歸友愛其弟愉愉怡怡老而益篤人謂高氏能以孝弟世其家卒年七十有

奇配張氏前卒繼配張氏子三人長朴先君卒次維桓次維栻
來請銘者桓也余惟高氏自通議公下幽光累葉矣君又畜德
勵行宜有以顯于時而卒不顯豈天不欲貴賢者耶抑將養其
根加其膏遲之又久而後報耶狀稱君晚年學益勤氣益下惡
所居鬻別構一椽顏其額曰恕噫恕吾知其免于恕也夫是可
以銘銘曰

亨其德屯其志屯一時亨百禩勒幽宮詔來嗣

署廣宗縣知縣袁君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 詔下所司將以明年二月 駕幸天
津於是直隸總督檄所屬下江浙籌備舟楫署廣宗縣事袁君
實膺其任炎蒸載途兼程南下於道邁疾抵蘇郡而卒時七月
十五日也君爲吾邑蔣氏婿與予有文字之契君妻弟蔣君繼

煇率其孤修敬衰經踵門請誌其墓予不能辭君清臞玉立風
度嫺雅爲文有華貴之氣世皆以館閣期之乾隆己酉以拔貢
廷試二等授靖江縣學訓導敎士有法監龍城書院捐俸以
助膏火生徒益盛浮沉令官者十二年大吏交章薦得旨以
知縣用然非君志也分發直隸咸以爲書生不足恃適奉臬使
檄捕盜山東單騎往不匝月卒擒以歸上官始奇其才俾攝廣
宗廉明斷決吏皆讐服泣事三月未嘗輕用笞杖曰刑以懲奸
一不慎則無罪之民先困矣會南行之役民遮道泣追送數百
里外先是往歲六月總督知上意將幸津門檄君行旣集事
奉檄停止君經理有方千艘往返一不以累民然君之疾實中
于此至是疾復發遂不可爲烏虜君以文章淹雅之才折齷爲
吏又不能從容簿書之間至賁志以沒良可悲已君諱斯麟字

厚堂號筠亭世居華亭之洗馬橋高祖國梓順治己丑進士嘉興府知府祖璿父秉直今官湖北按察使母徐繼母查君四歲失恃事繼母至孝配王繼配蔣子一卽修敬女一適吳傑郭某君有遺集五卷吳傑手輯之銘曰

文也而未顯于時治也而未竟其施非無植之非無翼之而命止于斯天或者不豐其本而藉其枝我銘幽宮以詔來茲

敕授文林郎廣東欽州知州李君小雲墓志銘

余年十二三過張子和有褐衣敝屨據高座譚文者其辭滾滾可聽子和曰此余中表李小雲也自是遂爲忘年交及余入翰林君適需次京師同寓舍同車而出及君解組歸田同遊天平元墓諸勝嘗登西山君指湖光煙靄問曰此中埋我骨他日志吾墓者君也未意一轉曉間其言遽驗勝游如昨人之云亡余

雖不文其敢不踐前約謹按狀君姓李氏諱書吉字敬銘小雲其號先世自中州徙吳十二世祖贈承德郎諱乾占籍常熟承德生遇春嘉靖戊戌科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自後潛德弗耀祖璜精於醫著有仲景傷寒論集成行世子三鑑鎮詮詮字鈍菴君考也祖父並以君貴 贈文林郎如君官鈍菴習刑名之學嘗陰潛人臨歿謂君曰努力讀書食報當在汝矣君舉乾隆庚子京兆試以三通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宜良縣知縣署雲南縣兩署永北廳同知丁母憂歸服闋揀發廣東署豐順縣補龍川調澄海以秩滿升欽州知州欽州瘴厲之地君旣屢膺遷擢屢不果至是始晉一階而年已七十二矣決計引疾遂不復出君精明練達所至務有以自見永北爲迤西奧區轄五土司號難治君悉意撫夷而懲漢奸之入夷者井里羅漠水田晦爲麗

江木土司夷寄居佃種田久易主而麗江猶徵其丁賦乾隆時
緬甸用兵協濟永平夫馬沿例歲索代雇銀土練自康熙時裁
撤一逢徵調猶飭召募三事皆爲民害久君上書制府悉禁除
之積困以甦粵尙械鬪事發則買凶君請照聚衆傷人例以主
謀者擬抵餘釋不問凡盜得財者皆斬粵例入室者斬接賍者
戍于是彊者卸罪於弱君按實論罪盜始畏法生平膽畧自負
維西栗栗夷煽逆君從覺羅琅公往勦雪山上下六十里阮谷
皆白人馬淖入立斃君手竹竿率先探險軍士乃得成行大軍
駐瀾滄江命君日過江偵賊瀾滄江者黑水發源飛湍迅流渡
以獨木會大雨陡漲不得渡君以木筩貫巨繩繫對江兩大樹
後高前低縛軀於筩以溜將達則前反昂俯視跼跼欲墮賴溜
接乃免抵岸峭壁竦立賊伏毒弩以伺君購綫深入悉得賊情

大軍依方進勦事以平是役也人咸謂得殊擢而君以母喪急請歸不言功也君雖勤於吏治酷喜文字嘗謂俗之不淳由教之不先所至振興書院尤以養正之功童蒙爲亟在粵時徧設義學十五以上曰志學八歲以上曰幼學悍鷙之俗一變焉所著述有寒翠軒詩集六卷文集三卷澄海縣志二十六卷卒年七十有六配氏徐子二孝曾華曾俱前卒孫男二昌構昌楔來請銘者構也以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葬於邑西南菱湖之北字號新阡銘曰

成偈睽哀牢寶蠻花犴草霑仁風朝橫堂背琴暮揮盾鼻囊心存報國身鴻毛拂衣不自言功高酌貪泉抱廉石造適心終不易滇山粵水二十霜霜髯拂拂還故鄉至今兒童蠻女薦管吹甘棠宛山東菱湖北碧水一區瘞清白千春摩挲眎此石

徐君墓志銘

蔣君因培之甥徐祿昌攜其舅氏書哀經踵門而請曰祿昌天地間之罪人也先君子之歿也祿昌方在襁褓閱八年世父窆先大父於無錫縣治麻家壇舜柯山之原而以先君子附時祿昌纔十齡隨母依舅氏山東不獲親負坏土煢煢孤露所恃以鞠育教誨者惟先夫人乃年垂三十未能謀升斗之養而先夫人又歿茲奉母喪南來將謀合窆於先兆無所盡志於吾親敢以銘幽之文介舅氏以請予惟世之論人者上必取諸豐功偉烈其次奇節異行其次高才盛名若夫至行醇備循循倫紀之間道足以淑世而厄於時量足以濟衆而詘於財學足以顯名而嗇於遇而又不欲爲矯俗驚世之行以震眩耳目此潛采晦昧爲子孫者所爲撫膺流涕於先德之弗彰也昔先王以六行

教人曰孝友睦婣任卹而已此而弗稱述則德固勸俗之日媿豈不以是哉然則予於徐君其能已於銘按狀君諱汝蕃字西園世籍崑山爲刑部尙書諱乾學之十世孫以內閣供事議敘府經歷未及選而歿年僅四十有二少受業於姊婿楊芳燦爲詩文有法度所與游皆知名士好急人之急坐困無所悔游幕千里以贍其親歲時必歸省凡志力可爲親盡者靡所不至嘗與諸名流醺集舉有唐詩人各言所志或李杜或王孟君獨曰吾慕邱爲衆莫測所謂曰慕其行年八十猶得事親也卽君之至性可知矣卒以奔走勞賁得疾年不逮中壽是可悲也配蔣孺人子一卽祿昌孺人爲因培之姊黽勉承順於孝行尤篤姑病目旣瞑矣恍惚至一廨有神趣之出曰天許爾婦減算益爾矣醒而病若失果及十二年而歿有康嫗者嘗爲孺人售鍼術

與之錢輒弃而不用曰此孝婦之錢將以示子孫也銘曰
名不遂行無悔捧檄而違親兮孰與負米之貴如影響有淑配
孝恐人知帝則謂同穴雙雙闕幽窆我銘其藏庶無愧

光祿寺署正席君妻陳安人墓誌銘

往予居學宮之左與席芳谷席子侃俱隔一牛鳴地然予未識
芳谷也嘗一日天寒過子侃飲有長鬚持陳孺人赴入子侃曰
此予族兄芳谷之偶芳谷負才不遇孺人能以道義相慰勉以
故芳谷屢躋而學日益進好聚古書名畫賓客文譙無虛夕孺
人多出奩貲助之族中人皆稱其賢語未旣予妻母張孺人至
詫曰芳谷喪偶乎是能善事其姑姑性嚴小不如志輒被詆責
獨此婦得其歡心吾嘗謂安得娶婦如芳谷婦今已矣時蓋子
侃猶未娶也又數年予始因吳頊儒識芳谷時芳谷已再娶猶

出其悼亡之作示予其伉儷之情如此中間予奔走南北與故鄉親戚稍濶及予假旋芳谷時時過從時已俱非舊居矣而蹤蹟視前轉密蓋席氏自子侃歿後予無可詣者已今年夏出所撰陳安人行狀將以明年月日葬於廬山北麓廣字號新阡乞爲幽宮之銘回念與子侃飲酒時忽忽已四十年距子侃之歿又已十五年而予與芳谷當時兩少年今已皤然兩翁其於今昔之感爲何如也則銘又奚容辭按狀安人姓陳氏父永復附貢生母徐孺人年十九歸芳谷逾年生一女以產疾卒年二十女亦旋不育今男子三人女子二人皆後娶楊安人出芳谷以續增土方例入贊爲光祿寺署正故得贈安人銘曰結褵一載緣何短也鬪四十年葬何緩也非久殯也惟其愼也生不逢死得封烏虜其亦可以無恨也

墓表

封翰林郎翰林院編修寶應學訓導陶公墓表

封翰林學博陶先生於道光元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邑大河鎮先塋之次未及具銘幽之文明年其子貴鏐貴鑑具狀請余表諸墓上陶氏於前明嘉靖間自崑山來遷五傳曰世澤以篤行載邑志子元淳康熙戊辰進士廷試對策請減東南田賦當軸者抑之除廣東昌化縣知縣治行爲天下最歿後崇祀名宦世所稱子師先生者也昌化子二貞一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旋以母老乞歸世宗朝被薦與修明史正靖雍正庚戌進士歷官太常卿多所論奏直聲著朝野編修子承勛國學生子五長廷埒次卽先生次廷塏廷埒廷垣早卒先生兄弟四人並以能文著聲膠序邵叔山先輩嘗作詩扇爲

贈落句云爲文我欲從先進最愛君家有典型先生出入懷袖
六十年紙墨如新也乾隆乙酉與廷埭並舉於鄉屢試不第授
經以養親辛丑大挑二等選寶應縣學訓導校官無論府州縣
之副皆曰訓導不掌印事皆倚於其正先生曰是於某宜縣有
喬侍讀縱棹園具水木之勝就其中與諸生考校德藝士咸奮
於經術如劉水部台斗朱孝廉彬宮詹士彥其尤著者尋以母
病去官母喪服闋而截取知縣之檄下先生眷戀松楸遂不復
出家居以讀書課子自娛評點漢魏唐宋諸名家集旁行斜上
丹黃爛然取先世子師先生以下文集校刊行世吾邑濱海地
僻而飲食服御奢靡與郡城埒子弟藉父兄之勢往往鮮衣怒
馬豪飲縱博以爲樂而先生家子弟獨恂恂禮法足跡不涉家
街凡教其子者輒舉陶氏以爲法子貴鎮與廷埭子貴銘同舉

乙卯鄉試兩代兄弟同榜士論榮之而先生意泊如也已貴銘
與貴鎮先後卒而先生獨以敦龐淳固年躋大耋重遊泮宮可
以知其所養已嘉慶二十四年恭遇 仁宗睿皇帝六旬

萬壽推恩中外先生以外孫楊希銓官 貤封儒林郎翰林院
編修二十五年七月 龍馭上賓先生聞報北向長號遂

得疾比 哀詔至而先生歿已十數日矣年八十有五先生

名廷墀字玉立晚自號約齋配潘安人孝子太液之後履周之

子子三人貴鎮乾隆乙卯 恩科舉人充 實錄館謄錄議

敘知縣前卒貴鎮邑庠生貴鑑嘉慶己卯科舉人女三人長季

俱未嫁卒次適刑部主事楊景仁希銓父也孫男三人景淵貴

鎮出景治貴鎮出景鴻貴鑑出孫女五人先生之妣席孺人余

妻之姑母也貴鎮又余同歲生稔知先生之行誼遂撫其大畧

勒之于石

吳素菴墓表

前史有隱君傳余嘗讀之輟卷而歎世之抱幹濟而不顯於時湮沒於荒陬僻澨者多矣其得列於史百不一二耳若吳素菴者非其人與去郭東北三十餘里曰吳墅明洪武初有士良者自城徙居士良孫訥爲都御史諡文恪而其族始著吾邑邨墅以姓著者若徐墅何墅周墅其子姓俱他徙獨吳氏世世聚族居自文恪至今幾四百年矣其地土高而沃衍樹吉貝爲業宜種花牡丹有火輪者移他處輒不繁而吳氏特盛素菴尤勤於種植喜購經史圖籍花時延客評賞取陶靖節詩意顏其室曰賞趣暇卽讀書其中頗留意經世之術然足不踏城市世亦無知之者乾隆二十六年合河康茂園先生宰昭文慨白茆水利

之不脩歲多旱澇操小舟相度咨訪公李墓塘入周涇口望吳
墅烟雲竹樹之美隱隱蒼莽閭閻然曰此中有人在逕造君
居詢以應濬諸河素菴出前明耿侯水利書口講指畫極言全
昔形勢不同白茆外口昭慶沙橫巨海中高內河數尺浚白茆
則旋浚旋淤且功鉅而民擾宜開許浦以洩尾閭濬梅李塘以
通入浦之道而導白茆北港口使歸徐六涇以入海康侯隲其
議欲挈至署以督辦任君堅不可會侯去事亦已又十年而糧
道朱公始興其役灣者徑之壩者撤之於是渾潮關入支河不
數年白茆卽淤蓋素菴往來徑浦熟悉原委支幹於耿侯書條
分縷析一以紅簽標置其處而又與詩老王柳南善講買規畫
瞭若指掌非沾沾執古書以肆論議者也素菴名汝謙字尊光
文恪十世孫以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二

娶瞿氏生若木南極騰蛟俱天繼娶王柳南從妹也有賢行生
錦棠天璋太學生女七適許作梅胡廷榮鄭士泰瞿出適許士
良高蔡司馬泗朱文煥王出孫二來復天一璋娶於席爲余僚
婿來復又子婿也故于君之行知之詳璋旣於乾隆五十七年
奉君櫬合窆瞿孺人拜字圩新阡後十六年而王孺人卒又七
年祔于君之兆以葬君也少事不備請爲文以揭諸墓予嘗病
謾墓者率縷孝友睦婣套語故皆不書書其可稱者

封奉直大夫刑部湖廣司主事原任浙江浦江縣知縣
言公墓表

吾邑言氏自

聖祖朝準設五經博士以先賢七十三世

孫德堅承襲德堅弟德基贈奉政大夫山西保德州知州奉政
生鈞鈞生如洙如泗如洙嗣大宗鈞得 貤封翰林院五經博

士晉贈知州如泗由恩貢授山西垣曲縣知縣歷官至湖北襄陽府知府生子四公其長也諱朝楫字耐偶以乾隆壬午科舉入授安徽婺源縣知縣調知貴池會襄陽公罷職歸公亦移疾歸養比再起知浦江縣不逾年又乞還遂不復出襄陽之里吏議也以直道忤上官而公亦喜才猷自見不能委曲承令故再仕再退卒不竟其設施公固善書歸田後惟以古帖自娛竟日揮翰不倦襄陽好遊覽公闢漁隱外莊水木明瑟相隨釣游其中襄陽夫婦年九十餘公亦年七十嬖媚孺慕人爭羨之好酒時以縱飲寄其抑塞磊落之概嘗一夕會飲酒酣自循其髮歎曰僕衰矣復何求所懼不獲終侍父母耳襄陽年九十八而終妣衛恭人九十九而終公以蒼顏白髮盡孝養節終之禮吳中士大夫家未有若斯之盛也公爲人明敏有才幹在婺源日俗

好訟公立一告一訴法訟以簡貴池民鬪毆誤傷其弟婦繫十
九人踰年而獄未具公至察其誣繫者盡釋居鄉遇利濟事不
避嫌怨與諸弟友愛無間家產悉以推弟僅取鄉間老屋數椽
以弟朝標官 貤封奉直大夫刑部湖廣司主事嘉慶二十一
年九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八配屈宜人景州知州成霖女
來歸之日翁方任垣曲宜人事封翰博夫婦能得其歡心既隨
公歸養事翁姑承顏順志四十年如一日襄易夫婦得優游以
屆百齡宜人孝養之力爲多後公一年卒年七十八子男六人
尙煥廩貢生前卒尙煒舉人廣東瓊山縣知縣升儋州知州尙
炯恩貢生尙照恩貢生前卒屈宜人出尙燦州吏目前卒尙熙
浙江候補通判側出女七人孫男五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女
三人公墓在邑南鄉桐涇橋之新阡公嘗病世俗諛墓之詞自

序戒諸子勿乞銘於人故未有銘茲以嘉慶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尙煒昆季奉屈宜人合窆焉禮也狀公行事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少以文字受知於公旣從京師還過從尤密自謂知公深書之如此俾後之人知公有濟世之志三爲令而未竟其才所得自盡者倫紀之間而已

楊玉山墓表

楊生希濬捧其尊甫行狀踵門請曰希濬之父窆有年矣時希濬童騃未及具幽宮之石今願得我夫子之文表諸墓俾先人志行終不泯沒焉則感且不朽余重違其請按狀書之曰君諱景崑字玉山世居常熟恬莊祖光祖父于京並國子監生君年十七侍父疾不貼席者累月旣歿哀毀遂得羸疾母管孺人以少子絕愛憐之而君以祖宅讓其伯兄與仲別就河陽山小屋

以居旣又以兩世未葬謀諸仲斥所居爲塋兆餘以爲祀田遂
無一厯仲季俱寄食親串顧時時至兄家奉母甘脆母疾徒步
數十里入城求醫藥歸則晝夜侍盛暑牖戶鍵密蚊如雷不敢
搖箴以棉衣裹體暑氣內蒸血喀喀不絕詭以飯溢給母亟起
滅之不令母見也母歿未再朞竟以歿卒年二十有五垂絕屬
其妻曰母喪未終殮我以衰必耐我親墓有公產在長兄所他
日兒成立勿與較故希潔恂恂於族如其父也爲之銘曰 古
人有言毀不危身懼其滅性吁嗟楊君先以父歿卒爲母殉末
世孝衰得此勵俗而無詭乎禮禁我揭諸阡以示行路以愧夫
釋衰之行

墓碑

重修梅李鎮漢尙書令孝子黃公墓碑

吾邑梅李鎮有漢孝子黃香墓焉相沿宋乾道初居民蘇忠翊卜葬得古碑其文曰延陵慈父葬子博羸孟光貞曜窆夫子吳會稽東郡都尉張紘誄又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可辨者八字曰子瓊孫琬位登三事定爲公墓然碑不可考元盧鎮琴川志載入故蹟明吳寬郡志仍之邑黃氏皆稱公後裔蓋邑之人尊而信之久矣舊免地糧一十八畝有奇雍正間黃雲章訴族人侵占前令漢陽勞君必達爲復其地勒碑文表之經今七十餘載子姓之貧者又從而覬覦焉嘉慶四年仁和顧君德昌來治昭文孝廉黃泰等以履勘請治具旣張會署尉澧州黃君璵亦公裔也請代往清畫四界縱橫丈之計四千三百八十七步其中有盜葬者有犁爲田者據報悉爲恢復案旣定顧君請余紀于石或者以爲公安陸人據范史免官後卒于家不應遠葬吳地

余按震宇記公墓在房陵縣東九域志及德安郡志俱稱在雲
巖縣是宋時已無定處必達楚人也自言嘗詣雲巖求公墓不
得自東漢迄今陵谷之變遷多矣而數千里外海濱寂寞之鄉
此冢歸然獨存非公之孝行有以使人愛慕弗衰歟自古如子
路墓有三澹臺墓有四王祥墓或在沂州或在睢寧其實蓋不
可攷而世猶尊而信之莫有疑者流風餘澤之感人固如是也
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孝子列在祀典令有司春秋
展敬守茲土者誠思體 上之意以廣教化而勵風俗于公墓
宜何如愛護也

墓碣

徐節婦墓碣

節婦姓范氏嫁徐綱文綱文遭父喪哀毀未半載卒又五日姑

歸氏亦暴卒胸前微溫婦扶持之三晝夜復活兩世煢煢相倚力作潔養者凡六年卒以勞死死之日召徐氏黨告曰未亡人偷息人間徒以姑耳今卒不得終養天也死吾不惜惟兩棺在堂未營窆敢以累宗親于是絅文從兄映宸任其事爲營兆北山普福寺之左奉絅文父子窆焉而以節婦附其旁兼謀所以不朽婦者映宸誠篤人也其言信爲按其狀書之如此

國家設旌典以待殊節凡守不逮十五載死者例不得予謂其事死養生之道有未盡也節婦以勞遭疾所以事其姑者力旣殫矣死後三月而翁得葬送死之義盡矣雖使絅文在何以加焉夫女子不幸遭大故又值親老家貧于子職未盡者毅然以婦道成之所以盡其性而已至于烏頭綽楔朝廷自以其禮旌教化勵風俗又豈婦所望倖邀以爲榮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鎬字豐謀一字芑溪晚自號訥夫謹按我孫氏本媯姓
系出陳敬仲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賜氏孫食采
樂安今青州地書孫武爲闔閭將子孫居吳十二傳而東漢天
水太守襲還居青州更十九傳爲萬登公唐咸通間嘗從嶺南
節度使康承訓平南詔拜金吾衛上將軍爵新安伯黃巢陷池
歙公屯兵休寧之唐田遂家焉吾族新安支皆以公爲始祖六
世孫宋忠烈公諱天祐生十二子大公者遷坑口之雲溪邨是
爲雲溪遷祖至二十八世忍齋公諱岐福卽曾王父也奉父公
棟公諱世柱客常熟公棟公歿遂占籍焉生王父贊天公諱永
挺娶邵氏生府君及仲父襄綺公季父震遠公會王父及王父

並潛德弗耀卒 贈如府君官府君八歲五經俱成誦十三四
時喜觀涑水通鑑慨然有用世之志乾隆十九年江淮大饑
詔許入賑荒錢府君得官中書旋改河南睢州牧初蒞事吏民
以少年易之府君剔弊除奸吏民並驚服二十年河南水災中
丞以睢稍殺置之府君力爭曰災有偏而被災則一某業已發
常平倉穀矣謹聽劾中丞愕然曰爾不及待耶對曰民不能待
耳寧某失官不敢使民失命也中丞慙之檄署歸德府篆丁曾
王母憂舊例祖在孫不得爲祖母承重府君念忍齋公年開八
袞仲季俱早喪誰爲服齋衰哭泣慰老人心目者毅然以奔喪
請啓三上情詞哀慘中丞爲請於 朝竟得 旨回籍祖在孫
得爲祖母承重例自府君始也服闋請終祖父養開戶讀書者
十五年起爲直隸保安州牧兼權東路同知俸深量移奉天治

中尋轉山西潞安府知府請訓曰上垂詢奉天吏治民瘼
府君奏對詳悉天顏忻暢命速赴任曰汝老吏好爲之知
府不易也府君聞命益感激出意外下車日召郡司馬以下
置酒堂上府君首舉觴東向酬曰某敢負皇上取小民一錢
者絕我脰有如此日已復啐酒遍酬諸客曰有不與某同此約
者亦如之潞故晉省衝會百貨駢集稅入多贏府君覆案簿籍
計供正課外裁去百餘條貨益通商民兩便黎城令寵於上官
暴民民將爲難府君先摘印而後上其事以是忤中丞被劾左
遷四川成都府通判府君念親老遠宦將乞終養稟命於邵太
恭人太恭人厲聲曰汝出白屋履黃堂竊升斗祿以養我不思
報朝廷厚恩顧以稍不得志作悻悻態耶府君不得已單騎
入蜀制府素稔府君賢會遠地震檄委安撫府君首發倉穀

賑恤有差懼聲涌道不旬日而興梁涂軌悉復舊觀調權嘉定
府尋調眉州五十三年春巴勒布與西藏構釁上命將軍鄂
統兵衛藏巴勒布距成都九千餘里峪路崕岢嶮懸絕上下
轉輸不易上僚交推府君六月從眉州檄調至省總理軍需局
事八月從將軍出打箭壚府君自念身受國恩藉是得稍效
犬馬之報然後乞歸養奉太恭人享田廬之樂不意甫抵第哩
嘔古軍營而太恭人訃問適至號泣請奔喪將軍制府交章奏
請畱任守制報可府君不得已墨衰將事自是遂不食從者
強進粥啜半甌輒吐五十四年正月病喘逆廿九日猶強起檢
冊籍視芻蕘牢廩諸物惟謹會天寒賞軍士肉糜午後益綿惓
猶手作啓上將軍三十日卯刻坐土室中以手指裹服麻袴者
三遂卒從者會府君意以衰服殮軍士咸哭失聲地故無從得

棺爭舉佩刀斫大樹削板爲之倒持櫬槨柄以薄刃磨礮之乃成復爭先肩送歸成都與之金不受曰某等猶憾不及送公南歸也將軍以聞 皇上垂念微勞 賞復知府原銜府君自奉太恭人諱黽勉從戎羽書旁午念親恩籌 國是俯仰一身進退維谷泣謂將佐曰某天地間罪人也旣不能事親又不能報 國何以生爲卒之戮力行間以身殉 國距聞赴纔九十日維忠維孝府君可謂兩無所虧矣府君遇事勤敏案無留牘所至尙教化好緣飾以儒術官睢州時有一家七口被殺按驗畢徧集其邨人曰殺人者手必戰劉耕孟者其家族孫也直前奮裒曰果爾請先我府君視其袍袴內外皆斬新次第閱畢命各散揚言將按戶搜藏匿而陰使守邨口有宵遁者縛以來夜半吏果縛孟至檢其家血衣在焉一鞫而服某甲者死三載矣其

婦以仇殺控發尸果然詢婦已婚某乙府君擊案怒曰汝膺大逆而敢誣人耶婦不服折之曰夫死三載而控前此何不言也仇未復而醮汝心何安也此必求某不得借此以圖陷耳某乙遽前跪泥首呼婦曰神明在上何辨爲獄遂定回人某以膂力爲鄉患前官笞之益橫府君命烹豕肉雜犬羹飼之以腸胃繫其項令徧歷都市羣兒戟手笑詈已卽縱之去翼日回率其屬他徙矣時府君才弱冠美丰儀民多稱爲白面龍圖云保安州治瀕桑乾河夏水暴漲城不沒者三版百里內無炊煙府君禱於神一夕水盡復捐俸以恤災民全活者以萬計境故多盜仿十家爲甲之法令每甲自糾其甲內之人不得容匪類匿不報者坐三載境內帖然官奉天時奉檄監查郡縣屬吏備呵騶盛供張悉屏去有裒金饋者正色曰君恒怯耶老孫非可買也自

是所過肅然少司農全公嘗語僚屬曰使我自往不如孫君之簡而能解故多狐崇前官百計遣之不得府君至吏見物從牆後纍纍去者前後八年寂無影響中間以事解職去崇如故人比之鯁魚之避昌黎也及守潞安一以養士化民爲務首捐資修文廟葺書院甄別高才生佐以膏火每朔旦進而告之曰讀書毋專攻制藝制藝文之末也爲士毋徒事讀書讀書行之末也士子咸感奮或有頌府君廉幹者辨之曰廉士節也幹吏才也二者均非政體所尙廉而不仁必隘隘則民情壅幹而不貞必刻刻則民生蹙吾所知者清與勤耳上無所求於民而民自食其力惠斯大矣民無所待於上而民不違其時政斯舉矣時以爲名言政務之暇手未嘗釋卷尤熟於天官河渠諸書晚年究心易理輿中亦置一編詩不多作作必有關風教者風格畧

近元次山書法自虞褚以下無不學後乃跌宕於蘇米之間草書法孫過庭書譜山水師麓臺繼學吳仲圭後乃獨出已意以巨指蘸墨作米家山濃澹相間烟雲變滅或效雲林竹石蕭疎幾點紙上颯颯有秋意間亦寫生初似無意作畫末添一兩處頓成禽魚花卉栩栩欲活顧不欲以詞章藝術鳴於世隨手散去無復存者性豁達無城府與人交不爲翕翕熱家居時遇里中事無不力任勞怨雲溪族人惑堪輿家言殯多至五世者解橐金悉爲營窀穸購鴻臚第爲義學置千金權子母爲通族教養計中外戚屬待以舉火者嘗數十家廉俸所入供施與猶不給嘗謂原湘曰吾族不下千人皆貧不能自立歸田後當仿范氏置義田以贍吾族烏虜言猶在耳而府君此不得伸之志何時得慰也府君年五十七歲子原潮原湘原濤湘嗣仲父後奉

所後母家居隨侍府君日淺故于府君服官蒞政僅能就所知者詮次之冀當代立言君子垂覽而采擇焉

弟婦李孺人事畧

弟婦李氏宛平人左都御史諱綬之第七女年十六歸吾弟原濤是時我本生考訥夫府君出守潞安遣弟就昏於李遂挈以至潞祖妣邵太恭人時方就養官署於諸婦中最愛弟婦及訥夫府君左遷入蜀弟婦隨邵太恭人南還吾弟後故叔父震遠府君叔母汪安人居至是始行廟見之禮汪安人性嚴峻弟婦婉轉承事猶不當意往往長跼受教少未親庖厨及是躬自烹飪以進汪安人甘之每食非弟婦手治不食也汪安人患瘍於頭困甚弟婦夜藉以手乃寢易他人輒不得寢吾弟生母陸孺人既寡從弟居弟婦事之亦如事汪安人也余嘗過弟值其

方沐弟婦捧匣沃盥盥畢持衣帶候伺維謹以爲偶然耳旣而每見無不然小不如志輒加呵責或慰之謝曰夫子教我以禮也會弟家中落弟婦有姊嫁韓氏其甥宦於浙吾弟往依之客死溫州訃至弟婦一慟欲絕汪安人撫之而泣曰吾老矣汝兒未成立而汝死耶乃謝曰不敢然自是家無旦夕儲而擋拄門戶婚嫁兒女形神日以勞悴矣四年以來頻遭汪安人陸孺人之喪營殯營葬黽勉盡禮去年冬余婦病弟婦素相善因來省視曰妯娌善自保若吾則可以死矣已而果病子進藥揮之曰吾疾非藥可療也以道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八子三文梓文檀文枚女二適姚文基錢燁孫男三傳煜傳烈傳燿

亡次媳趙氏事畧

子婦趙氏明文毅公九世孫曾祖考貴彤乾隆戊午順天舉人

祖考本嶠乾隆甲戌進士官潮州府知府父元鼎字羹梅太學生母氏許婦生而淑婉父母愛之名之曰珍年十七歸予次子文樾甫匝月予適病瀕死時陳大孺人亦病凡治藥裹滌廁牘婦佐姑更代爲之不帖席者十五晝夜居常婉容柔色定省無缺處娣姒以和視幼叔小姑如弟妹卑尊內外悉稱其賢文樾體弱善病性躁急婦婉曲承順病賴以安生一子甫周歲以痘殤婦哭之哀以是得疾父母憐之并予子迎以歸患暑疾翼日彌劇予夫婦往視已不能言但以目注視點首流淚遂卒予子自喪婦神傷骨立過矣顧念婦實賢自入吾家三載貌言必莊動止有則待媼婢有恩意死之日皆哭失聲就其容貌情性法俱不宜夭而旣奪其子復凋其年天道固不可知耶豈所謂栽培傾覆之理視其人之疆弱不係乎賢不賢耶子方咎予子之

過悲而爲是言抑又予之過也已

天真閣集卷四十八